

第1辑 祝勇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阅读

观察群体的别样方式

流氓才子，轻薄文章

张承志的界限

上海作为乌托邦

关于奥威尔的名单

福柯的最后时日

专业视野外的“李约瑟难题”

“文革”中读列宁

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

无耻的好人





第1辑 祝勇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阅读

MAY 03/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 第1辑/祝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5

ISBN 7-5004-4473-7

I. 阅… II. 祝…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514 号

策 划 崔正山 张 宁

责任编辑 胡 靖

特邀编辑 李学平 刘 洋

责任校对 张 宁

装帧设计 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郝 旭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87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阅读与出版分属两种不同的学科。出版往往只涉及意识形态的表象，而阅读则能显示时代思想的真实内核——那些可以说出，也可以不说的部分。但它真实地发挥着作用，如同一切神秘的科学定律，它从不声张，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察觉它的存在。我们把思想史看得过于伟大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嘈杂的阅读声中那些弥足珍贵的怀疑和沉思，只是后者很少发言，它们在言论史中不占主要席位，它们以思维的形式不动声色地显露自身的价值。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热读

- 寻求折中最佳值
——关于《城记》
刘心武/ 1
- 观察群体的别样方式
筱 敏/ 6
- 雅克的前生今世
止 庵/ 11
- 冲着世纪叫喊
苍 耳/ 16
- 通往野蛮之路
张晓波/ 24

面孔

- 流氓才子，轻薄文章
张远山/ 29
- 从《今生今世》冷观“胡兰成热”
- 美与力的大手笔
伍立杨/ 61
- 张承志的界限
周泽雄/ 81

档案

- 上海作为乌托邦
吴晓樵/ 90
- 罗伯特·穆齐尔的中国签证
- 关于奥威尔的名单
孙传钊/ 93
- 福柯的最后时日
刘自立 编译/ 101

钩沉

- 专业视野外的“李约瑟难题”
谢 泳/ 110
- 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韩三洲/ 120

序跋

- 李纳散文集序 邵燕祥/126
为一本未能出版的书所写的序 翟永明/131

阅读史

- “文革”中读列宁 舒 芜/134
我的世纪的华宴 余世存/140

批判

- 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 郭灿金/146
无耻的好人 赵无眠/163

研究

- 中国文化的集体“弑母”焦虑 张 闳/170
从铁屋子到天安门 敬文东/17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上）

对谈

- 历史·暴力·文本 祝 勇 敬文东/235
——关于《旧宫殿》的对话

- 编后语 祝 勇/247

寻求折中最佳值

——关于《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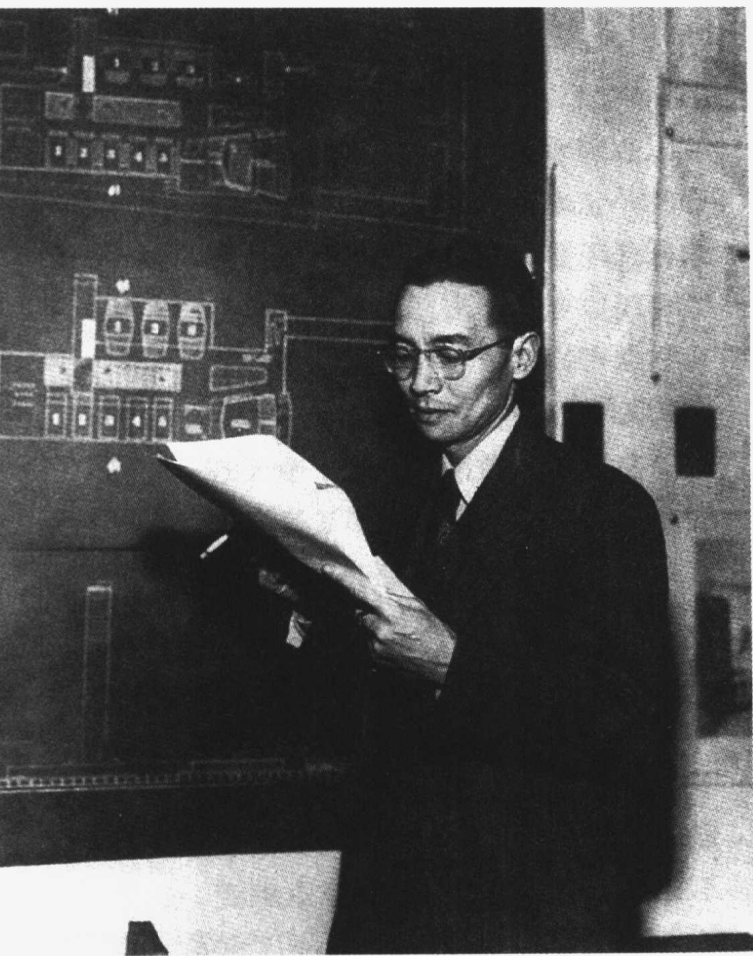
刘心武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王军的《城记》好评如潮，我不拟过多重复那些我很同意，并且相信还会有人一唱三叹地加以发挥的那些感慨。这本书的写法做到了尽可能地客观、真实、详备，资料丰富，引证有据，兼有史的恢弘、传的细腻、专业的准确、文学的情致，虽然语言平实和婉，但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如果当年采纳了梁思成、陈占祥的那个方案，现在的北京老城区该有多么美好啊！这是许多读者读了《城记》后的共同想法。从“如果”出发的想法可以畅情任性地张扬飞腾，我从网上看到一些这样的想法：立刻拆掉从王府井南口到东单的那超限高两倍，而且大悖北京旧城风貌的东方广场建筑群！立刻在整个旧城区，停止名曰改造实为造孽的拆除胡同四合院“危房”去修建“经济适用楼”的行为！这些想法都饱含激情，由正义感、合理性所支撑，我乍看到时也热血沸腾，如果——又是如果——真能实行那该多让人痛快啊！可是，一座城市的规划，或者说总体设计，一旦拍板并进入到实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然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性状态，那么，从总体上反对的一方，就很难加以阻止，趋势已定，狂澜非一般人所能力挽。冷静下来以后，我这样想：从言论角度，“如果”引领的观点、态度、感慨即使“说了白说”，也还可以说，“立刻拆除东方广场”的声音一定要允许其存在，而且，这声音如果长期保持着呐喊的威力，那么，现在的东方广场虽然在几十年里都拆不掉，却有可能遏



梁思成在清华授课。
(选自《城记》)

止类似的东西近年再在北京市中心冒出来。我在自己今后涉及北京建设规划等一类文章里，也还会以“如果”为前提，发出一个市民的肺腑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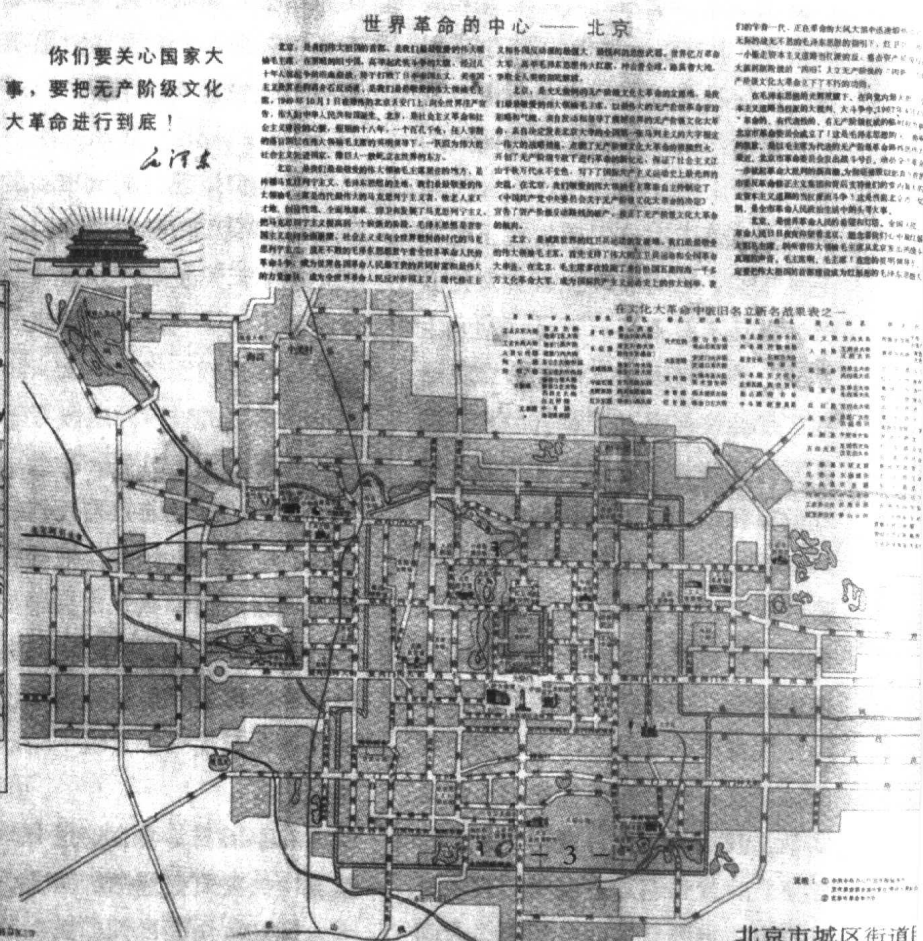
城市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人的欲望所决定的。城，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背后是经济利益。像北京这样的作为首都的超大规模城市，当跨国资本进入，它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谁是城的最大业主？我们应该心知肚明。科技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建筑、规划、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从城的角度来说，其身份是业主的雇员；而注重传统、

文物、民俗、审美的人文知识分子，从城的角度来说，其身份充其量也只是高级参谋。《城记》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非常之好，它的上方以色彩淡淡的照片告诉我们，谁在为城市规划或者说城市设计拍板。它的下方把拆残的西直门城门实照，与计算机数字模拟的城楼按“如果”的思路合成在了一起，意味深长。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还可以从《城记》里得到“如果”以外的启发。

五十多年前的“梁陈方案”，最大的魅力就是将北京旧城完整地作为一个大型文物、一个活的博物馆保存下来，但仔细想来，这一

方案的前提，是将北京定为了首都，因此，从最深处来说，这方案其实也是一种折中的变通。后来陈占祥、华揽洪有所差异还引出龇龌的方案，尽管横遭批判，观其详，更是在业主要求与维护古城之间寻求更得体的折中。再后来一定程度上得到采纳的陈干的方案，折中的特点更为昭显。到改革开放以后，像业主托付吴良镛先生设计的旧城保护区菊儿胡同危改工程，可以说是一次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褒奖的出色的折中实践。《城记》开篇即写到的由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大北京规划”，更是意识到不能从美好然而空想的“如果”出发，只能从既成事实出发，来尽可能地保住应该保住的、消除应该消除的、疏导应该疏导的、增添应该增添的，这当然更是运行中庸之道，来寻求折中的最佳值。

“文革”时的北京市地图。
(选自《城记》)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这是个以政治目的为前提的园林（省亲别墅），作为业主的贾府在经济预算上也是有前提的，这期间也包含拆旧挪用改新的限定，从书里描写上看，业主把政治前提经济预算告诉设计师山子野后，对他相当信任，放手让他去恣意发挥，很少横加干预，因此盖成后当头号业主贾政去验收时，既不断地出乎意料，到头来又非常满意。山子野的设计特点，就是寻求到了折中的最佳值。比如业主要求他设计出一处稻香村，贾宝玉就刻薄地批评了这个景点的矫情，想必山子野心里也觉得“这又何必”，但雇员只能是尽量满足业主要求，他就想方设法令那本非自然的景观，多少具有些真乡野的形态，比如用新稚树苗编就绿篱，留碣石以刻村名等等。

北京可以视为一个放大的大观园。不过如今“大观”已趋“大杂”。把“如果当时不让他杂多好”的话说过以后，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下如何在已经“大杂”的现实面前把它维护和建设得更好。从广义上说，北京的每一个市民都是这座城的业主，因此都至少有一票的发言权。不要放弃这一票。我的想法，目前更多地是在“如果”之外转悠。我且不提“拆除东方广场”，因为人家有狭义的业主，手续什么的都合法，有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焉。但我建议大家仔细看看《城记》13页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分布图》，相对于整个老城区，25片实在还是太少了，我不提把所有老城区全保护起来一点不能动，实际上许多非保护区已经在大动特动，不是我这样的“广义上的业主”所能喊停的，人家是实际上的业主，是资本运作，是办妥手续的，这我明白，但我仍然觉得，集合起有共同想法的“广义上的业主”，呼吁增加保护区，比如东单北大街到东单南大街两侧的胡同院落，还有永定门到前门大街两侧现保护区往南的全部胡同网，都应该增加进去。另外，在非保护区的地方的新建筑，特别是大型的公共建筑，我们也还要加强发言的力度，现

在国家大剧院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奥体场馆“大鸟巢”、“水立方”已经破土动工，这些凸显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意趣的大体量建筑究竟合不合适盖在北京，讨论应该进行下去，我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看法，但我很欣赏《北京观察》杂志上郑光复的文章《建筑的“艺术”骗局——从库哈斯央视方案始》，现在库哈斯的这个设计虽然中标，但事态似乎还没有进行到不可更易的程度，我觉得“广义上的业主”们应该发出声音，吁请具体的业主改戏——库哈斯的这个设计方案不合中国国情，不合北京城情，而且在功能性上也是打着“艺术”的旗号拿中国的电视人来“玩命”——它的悬空部分据说最大跨出量是70米，相当于把两座20层的居民楼横悬在空中，并且还并不是两边都有支撑的桥状，即使应力在计算上精确、高技术实施上可行，远望、路过，特别是工作在其中的中国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一部分是觉得缺乏安全、安定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悖的。退一万步说，倘若这是座外国银行建筑，倒也罢了，这可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啊！就这个具体的建筑而言，我们要山子野，不要库哈斯！我这想法和做法，就是在寻求折中的最佳值。我们还可以在更多的现实个案里去寻求。

《城记》是一部悲情书，也是一部鼓劲书，它鼓励我们思索、发言，并且采取稳当合宜的行动，来行使我们作为城中一员的公民权利。



观察群体的别样方式

筱敏

《群氓的时代》，(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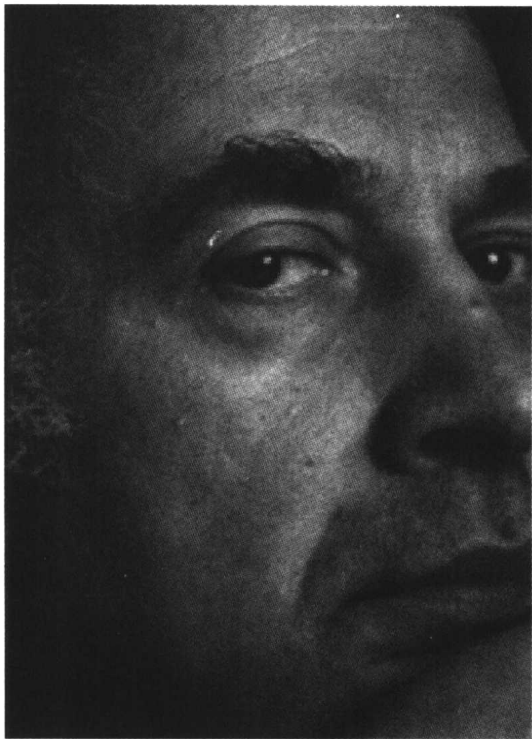
勒邦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是读过的，近日又遇上了塞奇·莫斯科维奇的这部《群氓的时代》。由于生年较为晚近，塞奇·莫斯科维奇得以目睹许多勒邦身后的事情：纳粹法西斯的兴起，斯大林的极权，戴高乐的魅力神话，直至皮诺切特或者波尔布特的专制独裁……手中的标本丰富，解剖也游刃有余，其纵横捭阖的阐述，使勒邦、塔德到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具有了现时代的意义。

阅读的时候，耳边时常是些没来由的喧响，像狂风吹沙，像潮水汹涌，像蚊阵，像蜂群，也像隔着时光之帷的游行队伍，或者漫溢街衢的臆造庆典，人声鼎沸，欢呼着不落的太阳或者流转的明星。

在我生活的时代——虽然将近半个世纪，看上去已经转过了好些场景，但以个人的原因，我仍将其视为一个时代——发生过好多被视为疯狂的事，比如狂热的暴力和嗜血，狂热的自虐和献身，狂热的崇拜和追随……这些阵发性的集体歇斯底里，突然将人卷进去，突然将人抛出来，像是没有逻辑线索的，站在你惯常所在的观察位置上，就是觉得惊心动魄，眼花缭乱，却看不懂。因此就要寻找别样的观察位置和方式，尤其是自己十分陌生的那种。

《群氓的时代》是别样的观察方式，这是在个人意识发育比较健全的基础上方能产生的。比如群众这个词，在我们意识里是天然的好词，一种可靠的必须相信的大地一样稳固的好东西。但法国人塞奇·莫斯科维奇不以为如此，他的个人主义立场始终明确，他写道：

法国最富盛名的社会
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
维奇。



“当个人们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这种压力是真正的威胁，许多人有被淹没的感觉。”“更糟的是，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群体，深陷于一群民众之中，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惊惶、热情或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

道德良心相抵触，与其利益也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这里，作者援引了莫泊桑的一段描写：“一个陌生人大声喊叫，然后突然间，所有人都被一种狂热所支配，都陷入了同一种不假思索的活动。没有人想要拒绝。一种相同的思想在人群中迅速地传开，并支配着大家。尽管人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观点、信仰、风俗和道德，但是，他们都会向他猛扑过去，都会屠杀他、淹死他，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是独自一人，那就会飞奔向前，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那个他现在正在杀害的人。”

我们从自身的经验得知，莫泊桑的描写并非虚构。莫泊桑的疑问是：为什么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会如此受到群体的支配？群体的灵

魂是如何吞并了个体的灵魂？

作者试图回答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他的研究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东西方专制主义，共和政体，现代宣传机器，舆论，宗教，里比多和催眠术……民众与领袖所构成的一幕幕奇幻的历史场景，由这个社会心理学家给出了并非只是心理学的解读线索。

作者认为，群体既不是天然的具有犯罪倾向，也不是某种异常的病症，构成群体的就是你我这样正常的每一个人，只是这些正常人一旦进入群体，就会在群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心理层面上去感受并作出反应。因此，对群体行为的解释和解决既不能仰赖法律，也不能推诿给精神病学，它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事情，而且可以认为是现



集合线
约·里平西克

代社会的政治范畴。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条件，“正如工业上大批量生产汽车或手枪一样，宣传成了批量生产民众的一个方法”。这便是条件之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现代社会发生的事情。

这里我接着抄书，因为我以为有些我们自己的事，倒是别人说得更清楚：

“群体也可能比个体更英勇，更有正义感，并且具有一般人的热情和大度。当赋予他们一种理想或一种强烈的信念时，他们会变得大公无私，而且几乎是无限的。在勒邦看来，他们没有推理能力，意味着他们能够形成伟大的利他主义。”

“所有的集体信仰都是不妥协的、激进的和纯粹的。它们使信仰者在认识上抛弃了模糊的概念，在情感上更加全神贯注，并且赋予信仰者一种兴奋感和全能感，因为他坚信自己属于一个永远正确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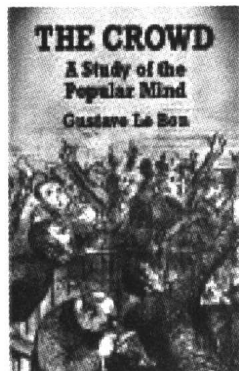
“‘群体灵魂’和它的精神统一体现在理想的领袖身上，每一个群体的成员都带有他的形象。”

“一个受到普遍敬仰的人的形象会妨碍思维，诱人忠诚。”

“这种统治要求无数的个体为阶级或种族的种种理由而作出牺牲，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领袖的权力根植于民众的意志中。尽管他们没有人性，却一直并仍在被无限的尊敬和真正的热爱所包围。在很多情况下，爱和崇敬一直与恐惧相伴，并且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提比略、成吉思汗、拿破仑无疑都是暴君，但追根究底，摩西、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不都对人类灵魂施加了更为深远的专制统治吗？”（勒邦）

还可以一路抄下去，这在我只是为了说明很浅显的事情：许多拨弄我们命运的奥秘，其实前人已经窥破，已经明白告诉了我们，只是我们未曾听见而已。可能由于世界太嘈杂，那个声音被湮没了；



《乌合之众》，（法）古斯塔夫·勒邦著，Dover Publications 2002年版。

也可能是我们的门窗紧闭，听觉、视觉以及所有的毛孔也都紧闭，彻底抵制了那些声音；还可能是我们的听觉被训练过，因之只会捕捉为我们认可的声音，而对旁的一切充耳不闻。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群体对个人的囚禁。我想说的不过是，门外固然有歧路和陷阱，但无论怎样，打开门窗总是有益的。